

飘扬在树上的国旗

■王宗仁

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汽车在唐古拉山北侧的一个山坳里抛锚后,我差不多忙活了近3个小时,也没有排除故障。这时,夕阳西下,四周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被涂上了一层绚丽的晚霞,天地间罩着一天中最后的灿烂。我这才很不情愿地从汽车底盘下钻出来,搓掉了手上的油污。我看到山根下的某一个角落,伫立着两尊雕塑般的野牦牛,沉稳、厚重,犹如一幅藏区风光油画。

我对还趴在引擎上修车的助手管义成说:“别折腾了,省些力气对付今晚,当‘山大王’吧!”

当“山大王”,是指当车子抛锚后,我们汽车兵要往荒原野岭守山看车,忍饥受冻,是一件苦差事。

听我这么说,小管笑着回敬我:“今晚还真轮到咱们当‘山大王’,你没看到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吗?”

我顺着小管手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在不足百米外的路边,一个类似小方桌一样的石头堆上,端端正正地立放着一个铁皮暖水瓶。啊,是格桑旺姆阿妈的拥军爱民茶水站!汽车抛锚后,我只顾修车,想要早些赶路,竟然没有留意是到了什么地方。格桑旺姆,是一个只要提到她,高原军人心底便会漾起暖意的名字!

当我再抬头望向稍远处的山坡时,就见一棵不算很高的白杨树上挂着一面五星红旗,五星红旗在高原的风中翻卷着。对于来往唐古拉山的人,特别是对于军车司机而言,那面五星红旗就像插在我们心中一样!就在五星红旗的后面,在阳光充足的山洼里,有一顶用黑色牦牛绳编织的帐篷,那是阿妈的家。阿妈的帐篷不仅能歇身,从一定意义上说,也是路过这里的官兵的心灵安歇之处。

我知道,有不少路人不忍心在阿妈的帐篷里落脚留宿。他们端起从阿妈暖瓶里倒出的酥油茶只需抿一口,便又浑身是劲。那小小的铁皮暖瓶不

知温暖了多少高原军人的心。白杨树上的五星红旗,还有那顶印满岁月痕迹的小小帐篷,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高原军人的家。

几个小时忍饥耐渴只顾修车,我早已口干舌燥。接过小管递来的一杯酥油茶,我一仰脖子饮下,顿时满口生津,仿佛每个毛孔都流淌着沁心的甘露。

往事引我回望,那是故事的起点……从山中延伸至公路边的那条崎岖小路上,一老一少两位藏家妇女背着一大一小两个酥油桶匆匆而来。格桑旺姆和她的女儿卓玛每天都会数次往返在这条路上。公路边那年终年厚积着冻雪冰碴的地上,坦露出一块光溜溜的地面,那便是这母女俩摆放酥油桶及栖身的露天茶水站。当然,若遇上风雪天或在盛夏烈日暴晒时,她们的头顶也会撑起一把伞——那是汽车兵因心疼母女俩,为她们撑起的一片挡风遮雨的天地。过后,她们总会千寻万找地把伞捎给主人。领了情就要还上,她们祖辈都是从风雨中走出走进的实诚人!

公路在茶水站旁突然变得平缓,前面不远处便是下山的陡坡了。司机们照例会在这里停车检查一下车辆,尤其要看看刹车灵不灵,检查过后才肯放心下山。这也是母女俩将茶水站设在此处的缘由。有时,一杯酥油茶或一杯白开水,都会大大缩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。

青藏公路建成后,这条路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繁忙起来,从早到晚,车辆的马达声鸣响不断。

子弟兵和格桑旺姆母女在这条路上相遇又告别。格桑旺姆和女儿每送别一个向她们敬礼告别的亲人,心里就像沐浴在阳光下一样鲜亮和满足。有的战士,在阳光充足的山洼里,有一顶用黑色牦牛绳编织的帐篷,那是阿妈的家。阿妈的帐篷不仅能歇身,从一定意义上说,也是路过这里的官兵的心灵安歇之处。

格桑旺姆记得清楚,那天是一个藏

历年的清晨,阳光格外灿烂,她家的院子、水缸以及帐篷前的草场,都格外清静、纯净。汽车连的那位沈连长带着两个兵,把一面国旗送到她和女儿手中。沈连长对她们说:“高原上有战士的家,家中有亲人。战士和牧民都是国家的好儿女。”随后,两个战士在帐篷前挖坑,将一根木杆栽下,将一面国旗高高挂在木杆顶端。

太阳照在国旗上,闪着光,映照在藏家母女的脸上,映照在她们每天跋涉的那条山路上。零散居住在周围的许多牧民都喜欢来到这里,仰望那面鲜红的国旗。看着飘扬的国旗,母女俩瞬间觉得她们生活了多年的帐篷,仿佛成了世界屋脊上的中心;她们脚下的草原和紧挨着帐篷的那片湖水,成了她们新的出发地。

奇迹发生在第二年春天。那根旗杆原本是战士们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,挖来的一棵正在蓬勃成长的白杨树。他们当然希望这棵移栽的树能够成活,但是,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奇迹!有句话叫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,何况是把一棵好不容易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成活起来的树,移到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。要让它活下来,实在太太难!然而,奇迹就这样发生了。白杨树旗杆在格桑旺姆勤快的浇水施肥中,竟发出了一瓣、两瓣、三瓣……无数瓣的嫩芽,生发出了一整个春天!

好一个有生命的白杨树旗杆!霎时,整个唐古拉山似乎都变得鲜亮鲜活起来!

国旗飘扬在白杨树旗杆上,树根深扎入大地。在我看来,杨树之根亦是国旗之根、人心之根!那飘扬在白杨树上的国旗传达出军人对边疆藏族同胞的满腔热爱,传递祖国对藏地神圣疆土的深情信赖!

清晨,格桑旺姆母女俩和国旗一起迎接朝阳;傍晚,她们在旗杆上挂起一盏马灯,让灯光映照国旗!

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,召唤着公路上奔忙的人们,把他们吸引过来。我想,人们随后也会把藏家母女用激情和生命点燃的信仰之火,把军人对边疆群众的炽热之情诉说给远方,诉说给未来!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抗战时期,东北抗联战士在战斗间隙,围着一台收音机,聆听来自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声音;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听到这远隔千山万水的声音,雪山昂头,森林呼啸,抗战战士们心潮激荡,泪光闪闪,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抗日风暴!

李建奇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一台收音机的故事,使我听入了迷。

李建奇是我近日回到故乡安平认识的一位朋友,是一名收藏家。那台收音机是“百年留声展馆”的镇馆之宝。

走进坐落在滦沱河畔的展馆,我跟随李建奇找到了那台抗联战士曾经用过的收音机。站在展台前,我仔细端详:这台收音机陈旧又普通,栗色的木壳正面镶嵌着一个杏黄色的圆形塑料薄片,方块状的传声网用两个竖着的和两个斜着的木条作为装饰。

李建奇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,对我说:“别看这老物件不起眼,它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电子管收音机。该机的生产日期是1939年5月15日,由日本人制造。当时,东北抗日联军没有电台,为了听到延安的声音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军营弄来了这台收音机。”

看着这台收音机,我直觉它背后会有很生动精彩的故事,便对李建奇说:“老李,接着讲这台收音机的故事吧,讲得越具体越好。”

李建奇会意地笑了,对我说:“看得出来,你对这台收音机很感兴趣。”

我点头说:“这台收音机的收藏价值,就在于它既是日寇侵华的见证,也寄托着东北抗日联军忠诚向党的炽热情怀。”

李建奇对我的看法很是认同,便对我和随行的几位朋友讲起了这台收音机的来历。

1988年,刚满30岁的李建奇在家乡开办了一家织网厂。随着企业效益

为了听到延安的声音

■乔秀清

的不断增长,李建奇重拾童年梦想,一边办企业,一边搜集电影放映机、留声机和收音机等音像器材。从1990年开始,李建奇频繁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跑业务。在那里,他听朋友说有一位年过七旬的东北抗联老战士,保存着一台年代久远的收音机。

李建奇请求朋友带他去拜访那位

抗联老战士。一见面,他就坦率地对老人说:“老大爷,我从小就喜欢收音机,你把这收音机卖给我吧。”

老战士倒是起了兴趣,问他:“你说你从小就喜欢收音机,怎么喜欢的,说来听听。”

李建奇便把少年时代的往事告知了老人。一天,母亲让15岁的李建奇用手推车推着自家养的猪去公社食品站卖。猪卖了53元,李建奇却花了32元买了一台心仪已久的熊猫牌三管收音机。回到家,母亲怒不可遏,用鞋底朝李建奇的屁股揍了一顿才算了事。

听完李建奇的故事,抗联老战士还是舍不得卖掉自己的收音机,他对李建奇讲述了这台收音机的来历。那是抗日战争年代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由抗联战士组成的特殊行动小组潜入日本鬼子的军营。他们已经获悉准确情报,日军一名军官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收音机,如果能弄到手,抗联官兵就能听到延安的声音。“就算豁出性命,也要把那台收音机给弄出来!”特殊行动小组得手后,还没跑出多远,就被日本鬼子发现了。在敌人的猛烈扫射中,一名抗联战士中弹受伤,血流不止。

得知这台收音机对老人的意义,李建奇理解老人为什么不同意卖掉它,买收音机的事只好暂且不提。此后,李建奇只要来长春跑业务,便登门拜访这位抗联老战士,听他讲抗联的故事。慢慢地,这一老一少渐渐熟稔,成了“忘年交”。后来,抗联老战士分文不收,将保存多年的收音机赠送给了李建奇。

我们被这台收音机的故事深深吸引着,想象着当年抗联战士在腥风血雨中,为了听到延安的声音,不惜付出鲜血的代价;想象当他们听到从延安传来的声音,该是多么欢喜激动,又该是多么迫切地要将日寇赶出中国!

站在“百年留声展馆”这台80多年前抗联官兵使用过的收音机旁,我久久不肯离去。此时,我的耳畔仿佛也回荡着来自延安的声音,那声音是那么遥远,又是那么亲切熟悉……



我的父辈 中国画,局部

陈丽作

当风吹过铁列克提

■楚亚楠

晦暗。默默观察他的指导员王超,在一个傍晚带他来到营区后的一片“刺猬林”。在那里,每隔5米便有一个碎石坑,粗糙干燥的坑中挺立着形同“竹竿”的小树,每棵树上都绑着红飘带。李奕昇惊讶地看着那只有手腕般粗细、树叶也寥寥无几的红柳树和那随风飘扬的红旗飘带。

“你看这些树多大了?”指导员问他。

“这么细的树干,最多2年!”

“别看它们细得仿佛会被一场大风连根拔起,实际上,它们在这里已经15年了。”指导员看着一脸震惊的李奕昇,意味深长地说道:“要想在铁列克提生存下去,就必须学会向下扎根。只有把根扎下了,才能向上生长。”

听着指导员的话,李奕昇看到那道劲的红柳根裸露在地表,像是无数双手紧紧攥住大地。他蹲下身,伸手触摸,指腹传来岩石般的触感。一种莫名的激情陡然在他心里升腾起来。

从那天起,李奕昇像变了个人。他开始接受大风的洗礼,在铁列克提挥洒汗水,磨砺意志。他像一株红柳扎根戈壁,时刻与狂风角力。

在一次边境巡逻中,李奕昇真正领教了风的威力。那天黑风骤起,能

见度陡降至半米。突然,李奕昇感觉有人拽着他的腿往后拖,回头才发现是班长。只见班长单手抠着岩缝,另一只手死死拽住他的作战靴。也就是一瞬间,他被班长从悬崖边拽回——这一幕,恰被随队采访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。

返回哨所,他腼腆地找到记者恳求道:“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在巡逻路上遇险的样子,我怕她会担心,会睡不好觉……”记者深表理解地点点头。那天夜里,李奕昇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株红柳,在风暴中把自己深深楔入岩缝。

多年以后,李奕昇站在某军校的操场上。他低头沉思:马上就要毕业了,学业优秀的他面临多种选择,他该何去何从?

突然,一阵风掠过,远处旗杆上的国旗猎猎作响,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。指导员当年的话忽然涌上他的心头。他想,此刻,狂风也许正掠过他曾经驻守的山口,那些他亲手栽种的小树正在风里顽强生长,每一片新叶仿佛都在讲述着扎根的故事。

他仰起头,坚定地喃喃自语——“我该回去了!”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初夏,大漠深处依旧寒风阵阵。

某演训阵地,一级上士金光照第三次尝试调整试验装备的伺服天线,但显示器上仍然不断弹出故障窗口。

距离任务启动只剩18小时,测试百余次的参试装备却突然“趴了窝”。

“这装备的‘脾气’我熟悉,让我去!”远在千里外跟进设备研究、生产的中学工程师杨树涛接到电话时,刚结束12小时跟班作业,迷彩服上还沾着凌晨调试装备时留下的油渍。

得知经验丰富的杨树涛不远千里主动驰援,金光照和大伙都松了口气。

下了飞机,杨树涛马不停蹄登上了去任务现场的猛士车。车辆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颠个不停。车内,杨树涛左手牢牢抓住车顶把手,右手拿着随身工作本同金光照讨论抢修事宜。

搓板路向前无限延伸,车子在一成不变的风景中疾驰。杨树涛与车程抢时间,在颠簸中竭力稳住身子,绘制首版故障排查树状图。他的笔尖在笔记本上洒开的墨点,就像戈壁滩上散落的戈壁石,麻麻点点。

疾驰的车辆卷起沙尘,车内光线渐弱,杨树涛不自觉地把头埋低,更加专注地在本子上下写画。

“小曾重点排查电路板部分,小张负责对接装备厂家……”一路上,杨树涛的电话响个不停,一场“会诊”在车上展开。恶劣的环境迫使他必须扯开嗓子大声喊,才能完成基本的联通。

百公里的路程,他们行驶了近3个小时。抵达阵地时,杨树涛跳下车,立即

和大伙一起排查险情。

“杨工,这个部件检查过程中会造成装备外观损坏,厂家不建议拆解检查!”小张将厂家的想法报告给杨树涛。一时间,装备舱中的空气仿佛凝固,只有风沙拍击车舱的声响。

“拆,一切以任务为重!”思考片刻后,杨树涛笃定回复。于是,在狭窄的装备机舱内,棘轮扳手拆卸装备部件的声音与舱外的风声此起彼伏。

经过测试确认,该部件工作情况一切正常。小张心疼装备,喉结滚动了两下,欲言又止。杨树涛看出了他的心思,用手背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没关系!排除一项,就离真相更近一步,咱们再加把劲!”

下午3点,排查表上半数项目全部被打上了勾,显示正常,可故障仍未排除。

“以往盼平安,此刻求故障。”小曾的喃喃自语道出众人的焦灼。他转头,看到杨树涛目光如炬,机油混合着汗水从他脸庞上滑落,黧黑的双手仍熟练排查着剩余可疑部件。渐渐地,小曾躁动的内心归于平静,他也加快了手上的动作,给杨树涛递上他需要的工具。

临近傍晚,杨树涛弯腰走到装备天线旁,身体紧贴车辆外壁,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,静听装备发出的声响。“嗡嗡……嗡嗡……”轻微的异响与呼啸的狂风交织在一起,被杨树涛敏锐捕捉。

沉闷的抢修现场突然传来杨树涛兴奋的声音:“装备有异响,初步判断供电系统缺相,进行电路排查……”说着,他将电缆一端接在天线顶部,另一端固定在车底。当万用表表笔因线缆长度不够无法触及两端时,他抄起工具箱里的焊锡丝跟大伙讲:“就用这个,土办法有时候最管用!”



第6472期